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一四〇回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

且說洪素卿見那位焦大少爺平空竟被章秋谷攆了出去，心上分不樂，卻口中說不出來。沒奈何換出一臉的笑容，忍著滿心的煩惱，委委曲曲的應酬他們。如今又聽得秋谷這幾句話兒，明知道這些把戲已經給他看破，只得勉強陪著笑道：「章大少格閒話勿錯，格個斷命客人，倪上俚格當倒上得勿大勿小。嘴裡向槍花掉得蠻好，倪陸裡曉得俚是滑頭呀！章大少，倪也是一時之錯，故歇阿好請耐章大少幫幫倪格忙？」秋谷聽了微微一笑，點一點頭道：「如今事情已經過去，也不必再去提他，我們吃我們的酒就是了。」洪素卿聽了，眼睛一動，含笑道：「格末謝謝耐。」秋谷回過頭來對王小屏道：「今天這個飯桶已經給我趕了出去，什麼雙雙台，四雙雙台，是用不著的了，還是吃個雙台罷。」王小屏聽了點頭稱是。秋谷又對洪素卿說道：「今天他們兩家賭氣，你一筆很好的生意生生的給我平空打破，又把你的客人趕了出去。你雖然面子上說不出來，心上不知怎麼的在那裡恨我呢！」洪素卿陪笑說道：「章大少末總是實梗，倪是做生意，叫喚說法呀。倪堂子裡向格苦，耐章大少阿有啥勿曉得格！」

眾人聽著洪素卿的話兒說得七不搭八的，大家都不懂他是什麼意思。只有辛修甫心中會意，在那裡暗暗點頭。

一會兒擺好檯面，大家入席。王小屏便向秋谷懇勸道謝，又問他怎麼知道那姓焦的是個滑頭。秋谷道：「這個時候不便和你說，你一定要問什麼原因，明天細細的說給你聽，何如？」陳海秋便道：「明天我作個東道，二點鐘在一品香請你們吃飯，就便聽聽這件奇事，你們大家有工夫沒有？」眾人聽了都說明天上午沒有事情，一定大家奉擾。當下散了席各自回去。

到了明天，果然陳海秋自己坐著馬車到書局裡頭來，邀了秋谷和修甫一同前去。

到了一品香，揀個房間坐下。陳海秋便寫了幾張請客票，叫侍者分頭請客。陳海秋本來性急，便不等客人到齊，先要秋谷把識破他們機關的始末根由說給他聽。秋谷道：「提起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，話長得很，一時也說不盡。請你略等一回，等他們大家都到了，再細細的說給你們聽，省得我再費一番口舌。」陳海秋聽了，只得依著他的話兒耐心等待著。

不多一刻，王小屏同著葛懷民、劉仰正都陸續到齊。王小屏開口便問秋谷：「昨天的事情，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就知道他是個空心滑頭？」秋谷聽了慢慢的笑道：「天下的事情總不出一個理字。只要處處關心，時時留意，沒有考察不來的事兒。

你們諸位都是不肯遇事留心，所以就未免見理不明，料事不透。即如昨天的那件事情，我只要把這裡頭的始末原因一一的細說出來，原不過極平常的節目，你們大家都知道的。並不是什麼神出鬼入的算計，通天徹地的機關，你們聽我講就明白了。

我昨天晚上聽了小屏的一番說話，說那姓焦的天天同他屏房間，我心上就覺得有些疑惑：就是他們兩下吃醋，也不過偶然之間彼此相逢，都倚著一團盛氣，不肯讓出房間來，不過一次兩次的事情。只要占著了個上風也就是了，那有天天如此的道理！

這不是有心和銀錢作對麼？我心上橫著這個疑團，決計要來細細的看他一下究竟是個何等樣人？及至到了那裡，看著那洪素卿的情形，對著我們是這樣的和顏悅色，下氣低聲。對著那姓焦的講起話來，卻又是那樣的高聲大氣，說話裡頭，更明明的含著不高興的意思，全不把他當個客人。你想那姓焦的要果然是個肯花錢的客人，少年清秀，氣概豪華，既不是那籬條戚施的醜鬼，又不是個一錢不捨的財奴，這樣的客人和你比較起來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資格。更兼你連日和他鬥氣，都被他占了上風。堂子裡頭的做生意，本來只認得錢，做著這樣的客人，那有得罪他的道理？

又那有待你這樣溫存，待他那般冷淡的道理？這個姓焦的又不是個癡子，難道看不出來，聽不出來的麼？就說姓焦的真個看不出來，聽不出來，難道洪素卿又是個癡子麼？況且你和他彼此都是一樣的客人，就使他們要巴結生意，不肯得罪客人，也該好好的兩面應酬，怎麼好把一樣的客人，一個那樣恭維，一個這般得罪？這不是明明的有心偏重，故意叫我們知道的麼？他既然有心偏重，自然有個偏重的道理在裡頭。究竟是個什麼緣故呢？這不是明明的姓焦的和洪素卿兩個人通同作弊騙你的錢麼？要是換了個尋常些兒的人，他也未必用出這般惡計。偏偏的看著你的樣兒也是個多年的老上海，不是容易上鉤的。他們兩個人想來想去就出這個法子來：請將不如激將，故意叫那姓焦的和你兩下鬥氣。素卿在你面前又死命的巴結你，巴結得你心上分暢快；便死命的痛罵那姓焦的客人，罵得你心中甚是燥脾。把你扛在面子上去，叫你落不下台，不得不自家告個奮勇，和他硬挺一場。那姓焦的口中雖然說得分熱鬧，背地裡卻一個大錢都不用拿出來。只苦了你這位王大少爺，鐵錚錚的一個一個都要挖出錢來。想不到你這樣的一個老上海，竟會上這樣的一盤惡當！送了無數銀錢，還惹了許多煩惱，也總算是出於意外的了！」

小屏和眾人聽了，方才一個個恍然大悟。想了一回，覺得那前前後後的情形真是一絲不錯。辛修甫便道：「照這樣的說起來，你平空的出去一趟，又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呢？」秋谷道：「那個時候，我雖然看著他的形狀已經猜著了八九分，卻究竟還有些兒拿把不定，萬一個冒冒失失的闖了開去，落不得場，這便怎麼樣呢？恰恰我聽著素卿口中的話兒，什麼榮德洋行、協順祥銀號，又是什麼寶昌錢莊，剛剛的冤家撞著了對頭，我有個朋友是寶昌錢莊的經理。我自己想起來，不如趕到他那裡去問他一下，究竟他們股東裡頭有個姓焦的沒有。一口氣跑到那裡，找著了那個朋友問起他來，非但沒有個姓焦的東家，連伙計裡頭也沒有姓焦的。依著我的意思，想要同著那個朋友到素卿那裡去，見了姓焦的當面證他一下，無奈他正有要事，不得分身。況且這句話兒又是素卿口中說出來的，算不得什麼憑據。這般一想，我便立時立刻的趕了回來。這個混帳東西，也總算是他的流年不利，撞在我章秋谷的手內，平空的出了這樣一個大醜，也就是他意想不到的了！」

王小屏聽了，立起身來朝著秋谷深深的打上一拱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件事兒實在仰仗清神，總算和我出了一場悶氣。我今天再請一個雙台，算個謝儀何如？」秋谷立起來還了一拱，笑道：「我們這幾個人都是肝膽相交的朋友，這般小事和朋友幫個忙兒，那算什麼！你還和我鬧這個麼？但是我還有一句話兒要和你說，你那個洪素卿，我看你以後也可以不做了罷。雖然這樣的事情算不得什麼，這個人的心地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就是再做下去，也沒有什麼味兒。你說我這個話兒是不是？」

王小屏聽了，自然點頭稱是。

辛修甫想了一回，便又問秋谷道：「據你說起來，洪素卿不該待小屏這樣溫存，待那姓焦的這般冷淡。你就在這個裡頭，看出他們的破綻來。但是我仔細細的想起來，你究竟不是什麼仙人，看不出他們肚子裡頭的心事，你又安知不是洪素卿把小屏當做恩客，方才做出這般樣兒的呢？」

秋谷笑道：「你雖然在上海多年，堂子裡頭的閱歷，究竟不深。你想要是洪素卿果然把小屏當做恩客，又那裡肯叫他和別人賭氣，冤冤枉枉的平空花這許多的錢？明明是他們兩個人通同作弊，彼此講明白了，故把小屏抬得高高的，叫他跳不下來，自然不因不由的就要入他的陷阱。這是個一定的道理，那裡什麼恩客不恩客。」

辛修甫聽了，想了一想果然不錯，便也微微一笑，不說什麼。

陳海秋本來是個最性急的人，嚷著說道：「事情已經過去，你們還在這裡議論軍機大事一般的議論些什麼！不如還是叫幾個局來消遣消遣罷。」秋谷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個外行。這個時候，那些信人正在那裡陪著客人睡覺，何必一定去驚動他們。況且就是把他們叫了起來，他們還要慢慢的梳頭洗臉，抹粉塗脂，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才來，我們那裡等得及？不如勸你免了罷。」陳海秋聽了覺得有理，也就依允。

一會兒，侍者端上菜來，秋谷本來酒量不差，便叫開了一瓶克裡沙來，和陳海秋兩人對酌。辛修甫同著王小屏等都不能吃酒，只略略的吃了些。六個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談論，講一回國家的現勢，說一回衰弱的原因，論一回列強環伺的艱難，談一回內政外交的失策。劉越石聞雞起舞，祖士雅擊楫中流。大陸蒼茫，風雲慘淡。傷心時事，聊為梁父之吟；蒿目河山，盡有唐衢之慟！大家講了一會，不由得相對悽惶起來。秋谷更覺得別有傷心，無從索解。大家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彼此黯然。

秋谷勉強笑道：「好好的講話，為什麼大家忽然煩惱起來？給別人看見了我們這個樣兒，豈不是無病而呻麼？」辛修甫也道：「這個緣故，連我自己也講不出來，平空的忽然覺得心中不樂，不知是個什麼道理？」秋谷道：「我們還是喝酒罷！說著，倒了一杯克裡沙，一飲而盡。陳海秋也乾了一杯。秋谷高吟道：

丈夫及時貴行樂，歌舞任俠人稱豪。舉杯一歌行路難，酒闌鐘歇風蕭蕭。

吟罷，又一連乾了幾杯，不覺有了幾分醉意。正是：  
後庭玉樹，猶為亡國之歌；天地蒿萊，獨灑狂生之涕！  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